

六朝纪事

之初入深宫

LIUCHAOJISHI

莲静竹衣 著

一个屹立后宫50年、
独得帝爱的传奇王后！

她比明成皇后温婉聪慧，
她比武则天含蓄谦和。
真实呈现明朝最为重要之六帝后宫风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六朝纪事之初入深宫

liu chao ji shi

莲静竹衣·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朝纪事 / 莲静竹衣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7-04016-3

I.六… II.莲…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044 号

六朝纪事

莲静竹衣 著

选题策划 文 一

责任编辑 刘永霞 朱 立

特约编辑 文 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016-3 / I.1069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卷 小荷才露尖尖角	003
梦起	004
前尘	009
结缘	015
七夕	020
离别	025
朝圣	030
东宫	035
权妃	040
伴读	045
辩学	050

第二卷 芙蓉新落钟山春 055

太子 056

怜忧 061

圣怒 066

初战 071

弄潮 076

旧梦 081

回眸 086

新正 092

误会 097

智斗 102

第三卷 日边红杏倚云栽 107

荷包 108

舞意 114

献丑	119
告别	124
远征	130
蛛丝	137
成人	142
出宫	147
相交	152
错缘	157

第四卷 情丝织就回文锦 163

演武	164
及笄	170
春遇	175
惊闻	181
怒杀	187
行路	193

构陷	199
夜宴	208
情愫	216
暗流	222

第五卷 雨打梨花深闭门	227
--------------------	------------

选妃	228
玄虚	234
心曲	239
迷局	243
惊鸿	248
求偶	255
认亲	260
帝女	267
明心	272
大婚	278

楔子

一盏离愁 孤单窗前白鬓头，
掩掩门后 人未走，
月圆寂寞 旧地重游，
夜半清醒泪 烛火空留。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
君去后，酒暖思谁瘦？
一壶淡酒，倚身画舫之上，凭栏远望，湖光潋滟。
三杯两盏入口，已然薄醉微醺。

“娘娘，夜深了，当心受凉！”侍女湘汀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才让她从恍惚中醒了过来。

“湘汀，你跟我身边多久了？”她轻声问道。

“娘娘，已然二十六载了！”湘汀为她在身上披了一件孔雀绿翎裘，“娘娘，可是又想起以前的伤心事了？”

她摇了摇头，一支玉钗松松绾成的流云髻，如烟似雾，眼神流转间顾盼生辉，气质雍容又娇媚飘逸：“去，把我的琵琶抱来！”

湘汀面上一怔，娘娘已经多年未曾弹奏琵琶了，但是她不敢多问，也无从揣测，只是从里间悄悄取来给她。

玉指轻撩，曲音悠然而起。

曲音止，而清泪流，她回首相问：“湘汀，你说，我究竟是正还是邪？是忠还是奸？”

“娘娘！”湘汀眼中悲泣，跪在红毯之上，泪落无声。

第一卷 小荷才露尖尖角

梦起

大明永乐六年。

山东滨州府的邹平，是一座小小的县城，这里有一座黄山，与安徽境内著名的云海黄山不同，这里是以黄土得名，在邹平城南近郊，山城相映，别具特色，其山势状如伏虎，又称虎头崖。

黄山自古多庙宇，西岭有碧霞元君庙，东岭有玉皇庙，又有捕蝗之神刘猛将军庙、石大夫庙，皆金彩绚丽。寺庙之中有僧道主持，终日香烟缭绕，钟响馨鸣，进香还愿者络绎不绝。

每年四月八日，黄山上有文人墨客的盂兰会，届时不仅文人墨客会集于此吟诗作赋，而且南北商贾也来此交流物资，此间尤以各地前来交流药材的药商为众，形成了海内闻名的黄山药会，成为邹平一年一度的大盛事。

担任永城主簿的孙敬之特意早早出了门，带着供果和香烛来到玉皇庙还愿。孙敬之心中诚惶诚恐，既怀着对神灵的七分感激，又有对自身多劫命运的三分恐惧，进了山门，就看到有善男信女一步一拜，态度极其恭敬虔诚。

孙敬之心中稍稍犹豫了一下，环视四周，这里人来人往哪儿的人都有，万一碰到熟悉的人该如何解释呢。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他心中一紧，也像其

他人一样，诚心跪拜，一步一叩，直至走进大雄宝殿。

诚心的跪拜，无比虔诚的上香，敬献灯油钱，然后默默地许愿，那脸上的恭敬与执著令人感动，当他走出大殿，看到众人围着一位小师父抽签，他也驻足了，徘徊在人群后面，神色中有些焦虑又有些惶恐。

“小老弟！”此声轻唤，音量不大，但是极具穿透力，惹得孙敬之不由驻足，转身定睛一看，竟然呆立当场。

那人一身黑色的袈裟，站在殿宇投下的阴影里默默注视着周围繁杂的一切，仿佛他是超离众生与尘世的，此时，苍老而泛黄的面上一双阴郁的三角眼，正直直地盯着自己，一动不动，似笑非笑。

“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孙敬之心中一紧，原来是他——父亲的好友，僧人姚广孝。孙敬之少年时曾随父亲在嵩山少林寺小住，与父亲的几位知己好友一起谈经论道，记得当时恰巧碰到最负名望的相面大师袁珙。

一群人中，袁珙一眼就先看到了姚广孝，即大为惊讶：“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怎么还会有相貌如此奇异的僧人？你看这一双三角眼诡异非凡，面似一只生病的老虎，骨子里却透出一股杀气，这肯定是一位精于权谋的高人，将来一定能建立千秋伟业。”

若是一般的化外之人，听此言定会有几分的不悦，而姚广孝不怒反喜，对着袁珙深深一揖：“谢你吉言。”

那一幕深深地留在孙敬之年幼的心中，不是说僧人应该不恋红尘，不念功名的吗？那么这个姚广孝又为何在听到袁珙此言之后，如此地欣喜若狂？只记得自此之后，一向淡泊的父亲明显疏远了与这位好友的关系，再后来，听说他投奔了燕王，以至于成为燕王逼宫，荣登九五的谋臣。一切都如袁珙预料的那般，他以一介布衣僧侣，居然真的在太平盛世中，颠倒乾坤，建立了丰功伟业。

可是既然功高卓著，此时为何不在京城，却会在此地出现呢？

孙敬之还在思前想后，而姚广孝不露声色地对他招了招手，他便不由自主地跟在他身后，向林间深处走去了。

清幽的禅房，两人盘腿对坐，中间放着一盘残局。

孙敬之内心无比地惶恐不安，那一年，自己年少气盛居然与姚广孝对弈，只是被突然造访的袁珙打断，那盘棋也就没有下完，而如今，时隔二十几年，他居然拉着自己仍要下完当日的棋局，那赌注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惶恐之余，输得一塌糊涂。

“忠儿，”姚广孝盯着孙敬之，突然唤出了他的乳名，“你可认输？”

孙敬之心神不宁，只得说道：“伯父，您与家父一向交好，应该知道家父的秉性，孙家世代居于孔孟之乡，历来淡泊处世，实不喜官场沉浮，就连小侄这永城主簿之职，也不过是因为同窗盛情相邀，才勉强为之，如今正是丁忧之期，顾才得以告假返乡在家，而小女……”说到这里，孙敬之面上一黯，连连淌下几滴急泪，“只此一女，难免娇宠，礼仪德行并不出众，怎可配及龙孙？更何况，小女顽劣之极，前几日游湖失足落水，被救上来后，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命将不保，何顾其它？”

姚广孝危然端坐，闭目不语，仿佛老僧入定一样，而袍袖下面却是掐指一算，忽然眉头一展，微微抬眼说道：“也罢，此次我不带她走便是。”

孙敬之刚刚面露喜色，只听姚广孝又道：“不过，此女虽然出降孙家，但终究是要凤栖宫苑的。你且回去，不出三日，她自会醒来，只是对于此女，你不必管教苛责，尽可任其自然处之，只是该走的时候，你也不要相阻，一切皆是命数！”

一番话说完，姚广孝便不再开口。孙敬之起身之后，对着姚广孝静拜一番，这才告辞离去。

一座小小的青砖小院内，微雨落花，藤萝架下，一个青衣少年对着那空空的秋千满脸伤心，低头自责，“孙少爷，二少奶奶请您进去。”

一个梳着双螺髻、身穿紫花粗布衣裙的小丫环站在不远处轻声低唤，那青衣少年抬眼望去：“紫烟，妹妹醒过来没有？”

名唤紫烟的小丫头悄悄抬起头，还未开口，那眼圈中积蓄的泪水已然说明

一切，青衣少年叹息一声，终于走进屋内。

孙家书香世家，虽然官职低微，人口简单，但是因为乐善好施，家世清白，所以在小小的邹平也算得上声望之家。

轻纱幔帐内，可以隐约看着静静躺在床榻上的那个小小的她，虽然紧紧闭着的一双眼睛，再也看不到平日的美目流盼、桃腮带笑。但是娇嫩的肌肤、悠闲的神态，有人说不清的轻灵之气，道不尽的娇俏可人。

而守在床榻一角的默默垂泪的正是她的母亲，孙家的二少奶奶，孙敬之的夫人，董氏素素。

“婶婶，妹妹还没有醒来？”小小少年面露忧色，焦急不已。

孙素素摇了摇头，她多才多艺，棋、诗、书、画、弓、歌、舞、琴、箫、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其灵慧之气，独赋当时，以诗结缘，开天辟地自己选了如意郎君，婚后二人相濡以沫，十分美满，美中不足，便是膝下只有这样一个女儿，虽然相公敬之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表露过什么，可是素素心里明白，尽管孙敬之不是长子，家里也早有了继宗这位长孙，但是相公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为孙家再添一位公子。

也许是自己太过贪心了，早求晚求，日日焚香叩拜，终于在不久前再次有喜，可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多少日子，自己如视珍宝的女儿若微在踏青之时，竟然失足落水，虽然很快被救起，可是一直昏昏沉沉地不醒人世，素素心中万分焦急，暗自惆怅，如果注定自己此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她用手轻抚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请保佑若微吧！就在这一刻，她似乎下定了决心，虽然她是女儿，但是她却是唯一的，如果让她从自己的生命分离，那么自己又怎能独活？

她拉起青衣少年的手：“继宗，你在这儿守着若微，婶婶要离开一会儿。”

继宗懂事地点了点头：“婶婶守了好几日了，也该回房好好休息，妹妹这里有继宗守着，请婶婶放心！”

素素苦笑着，只是轻轻抚了一下继宗的头，就转身离去，她飘然如仙，轻

移莲步，然而脚似千钧，沉重而痛苦，老天，我放弃腹中的孩子，只请你把若微留下，好吗？

两行清泪缓缓落下，她走出房门，向自己的院子走去。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每一步却又都很坚决。

只是突然听到身后房中一阵吵闹，随后丫环紫烟万分惊慌失措，夺门而出：“少奶奶，小姐、小姐醒过来了！”

“什么？”素素用帕子拂去脸上的泪痕，心中一阵狂喜，立即夺门而入。然而，随即映入眼帘的一切让她只是更为恐惧。

女儿醒了，但是女儿的眼神为何那般惊恐？她推开了从小相伴、形影不离的堂兄继宗，也推开了贴身丫环紫烟，而最终也拒绝了自己的相拥与关切。

她冷冷地问：“这是哪儿？你们是谁？”

只此一句话，即让素素的心如临寒冬。

深谙医理药经的才女艰难地确认女儿失忆了。

前尘

子夜时分，孙敬之与素素静对无言。

孙敬之回到府中还没来得及将姚广孝一事禀告父亲，就看到梨花带雨、满脸悲伤之色的妻子，她伤心欲绝地说：“女儿醒了，只是她不认得我们了！”

孙敬之将妻子揽到怀中：“素素，你可会怪我？”

素素面露惊愕：“夫君为何有此一问？”

孙敬之露出一丝苦笑：“本该带着你归隐乡间，远远地离开这些纷扰，只是家中上有老父，又有宗亲事俗缠身，一直未能如愿。”

“相公，可是有何麻烦？”素素绣口锦心，一点即透，立即联想到心底那尘封已久的往事。

“没有。”孙敬之考虑再三，决定依旧缄口，不再提及。

而在相邻院子中，小小的若微手托香腮，怔怔地愣着神：“我是谁？我怎么来到这儿啦？”刚刚在冲动之余，对着那个一脸关切的小小少年，自己问了一大串心中的疑问。

他哽咽着回道：“妹妹，你是若微呀！都是哥哥不好，不该带你去湖边玩，

如果你不落水，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于是从他的口中，若微得知，现在是大明永乐六年，自己是永城主簿孙敬之的独女，孙若微，刚满六岁。

“若微，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么？”继宗一脸的紧张，盯着若微忐忑地问道。

“嗯。”若微点了点头，随即一双灵动的眼眸微转，片刻间即有了主意：“你是我堂兄？”

“是！”继宗连连点头。

“那你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你讲给我听就是了！”若微心里高兴得很，不过她很是小心地掩藏了这种暗自窃喜的情绪，还好自己这个身体只有六岁，六岁的小孩不会有太多的经历，一切都可以想办法弥补，不是吗？

只是接下来，孙继宗的叙述让她大吃一惊，暗暗叫苦不迭，原来孙家不止是书香世家，而若微的娘更是远近皆知的十全才女，所以自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与熏陶，琴棋书画诗词典章无所不能，其美名更是早已在小小的邹平被传诵一时，津津乐道。

若微听后，向后一仰，重重地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继宗连忙关切地问着：“妹妹，你怎么了？可是又哪里不舒服了？”

若微只是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别吵，让我安静一会儿。”

继宗听话地闭上了嘴，静静坐在床边，看着若微，他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从小一起长大、万般呵护与疼爱的妹妹终于醒过来了，怕的是妹妹如今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的她娇娇俏俏的，虽然有些顽皮，但是对自己很是依赖，而现在她，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了，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有一种说不清的威仪，让自己莫敢不从。

而躺在床上的若微此时想的是，完了完了，才女呀！那十全之技能，自己可怎么办呢？